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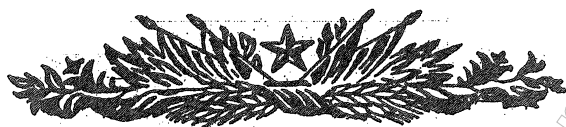
廣揚



49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



目 錄

教廷傳信部諭示	張濟衆神父	(一)
半月談：慶賀聖母升天瞻禮		(二)
天津趙代主教被委爲宗座總理人，津神長教友開會慶賀		(九)
捷克修復歷史上有名的聖堂		(一六)
徐州市軍管會下令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邵軼歐出我國境		(一七)
我認識了邵軼歐的帝國主義面目	錢泰昌	(一九)
徐州市愛國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鬥爭	任靈積	(二二)
四川達縣柏建寒神父談述思想轉變的關鍵		(二五)
關「裂教」的無恥謔言！	何用極	(二九)
天津促進會致電上海教友支援正義鬥爭		(三二)
福州市天主教舉辦反帝愛國愛教展覽會	王白連	(三四)
南京教區慶賀全體神長學習歸來	秦景明	(三六)
續伊索寓言	伊秉作·明遠註	(三九)

教廷傳信部諭示

(譯文)

傳信部以至聖聖父教宗比約第十二世授予的職權，在天津教區正權人出缺後，時常着念該教區教務無人正式負責，因張弼德主教曾行辭謝，茲再頒諭示：特委該教區國籍神職班中趙振亞神父為該區宗座總理人，該總理人除却主教本品級的一切權利義務不得享用外，享有座堂主教一切權利與義務。再：前宗座曾賦予天津教區正權人的特權，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仍繼續有效。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發自羅馬傳信部

部長 福瑪索尼，比翁第（樞機主教）

慶賀聖母升天瞻禮

天津小白樓
天主堂本堂 張濟衆神父



八月十五日，是聖母升天瞻禮日，全世界的教友們，要在這一天歡天喜地渡過。許多聖母大堂都裝飾一新，聖母祭台擺滿了鮮花，教友們都準備好了自己孝愛的心和潔淨的靈魂，忠誠熱愛地慶祝聖母升天這個凱旋的日子。

聖母一生給我們遺留下了「上愛天主下愛人」的美表。她升了天堂是結束了她在世一段辛酸艱苦的過程，也完成了天主交給她輔助聖子耶穌救世贖世偉功大業的任務。聖母的升天是作了我們將來升天堂的開路先鋒。我們要踏着她「上愛天主下愛人」的足跡和她克苦耐勞的後塵，奔向升天的道路。

我今天要講的可以分為三段：(一) 聖母善終，(二) 聖母升天，(三) 過聖母升天瞻禮的感想。

(一) 聖母善終

聖母到了晚年，離去世的日期越近，盼望的也越迫切。這並不是因為她厭煩了世

俗想擺脫，而是因為她想念聖子耶穌，切望享見他的聖容。聖母每當祈禱，必定向天主說：「唉！我充軍的日期太長久了！」（聖詠四一、二）。以後，聖母蒙天主默啟，預知自己去世的時刻快要到來，倍加熱心，愛慕天主，愛的熱火有加無已，全身的精神有些不能支持，聖母必定時常切望的說：「你們用鮮花來扶持我吧！用薔菓來圍繞我吧！因為愛情消耗了我的力量。」（聖歌二、五）。聖母臨終時，愛主之情從靈魂的深處溢於面目，靈魂漸漸脫離了肉身，如同熱心祈禱的人，神魂超拔，沒感覺死亡的痛苦。

聖母臨終的一刹那，天神加俾阿爾又傳達天主的命令說：「你在世辛辛苦苦，功德全備了。天主要提爾的靈魂肉身同登天國！」那時，她還用領報時答覆天主聖詠上的那句話：「主之婢女在茲。希維致成於我，如爾之言。」在床前的宗徒們也戀戀不捨，眼看聖母——他們的慈母轉瞬之間要離開他們，都痛哭流淚。聖母抬起無力的手降福了他們，用善言安慰他們，囑咐他們要跟隨她聖子的芳踪，把他愛主義人的旗幟插遍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我們也要同宗徒們跪在聖母床前，虛心領受聖母臨終時降福和訓示，也要把耶穌愛人的福音傳給別人，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不作反人民的事情。因為聖母臨終時，絕未囑咐我們宣傳個人的國家，搶奪別人的利益，相反的是叫我們廣揚耶穌愛主愛人的道理。所以我們接宗徒位的人們，足跡到什麼地方，就應當把耶穌基督帶到什麼地方去，（天主大通牒）。這也是耶穌訓誨宗徒的話：「你們往訓萬民！從這個城到那個城，講天國的福音給他們聽。信的，就因着我的名字給他們付洗！」

聖母去世的時刻到了，耶穌領着天神來迎自接己的母親，說：「我去世升天，是為給你預備寶座，現在預備好了，特來接妳升天享福！聖母看見了她聖子耶穌，也聽見了他的聲音，是如何的喜樂呢！聖母也用耶穌被釘時說的那句話：「我靈魂付於爾手！」就這樣安然的與世長辭了。

「義人的死在天主眼裏是有價值的。」（聖詠一一五、十五）而聖母的死在天主眼裏不是更有價值的嗎？聖母的死是因為愛情，如同聖歌上說的：「愛情叫我疲乏無力。」常人之死，是因為疾病衰老；聖母之死是她的聖靈魂與耶穌結合，其樂不可言，常人之死，是感覺靈魂脫離肉身的痛苦；聖母之死是因她功德全備，潔淨無罪，所以感覺無限的安慰。常人之死，反倒驚恐不安。我們為了得善終，必須善生，死時固然脫離不了肉身的痛苦，因為我們犯罪招來的刑罰，但我們時刻的應以聖母作我們臨終的主保，在死期到來時，不致使我們的靈魂憂悶恐懼，失掉了升天的盼望。

（二）聖母升天

聖母與世長辭了，但她又復活起來，身發大光，面容美麗絕倫，由加俾阿爾大天神率領無數的天神護送着聖母這位凱旋的天上皇后榮登天國，坐在耶穌——她聖子的右邊。

聖若望達瑪色諾，根據古時教友們的傳說，聖女比利白大蒙天主的默啟，聖安多尼求聖母的默示，都述說了聖母復活的光景。聖母臨終的時候，耶穌顯了個大聖

跡，使分散世界各處傳教的宗徒們，除了聖多默以外，都不約而同地回了耶路撒冷，為聖母送終。聖母死後，宗徒們把聖母屍埋在日色瑪尼山園裏，一連三天，天神們在墳前奏樂唱歌。三天之後，聖多默才來到，因為他沒看見聖母死時的聖容，心中非常難過；要求打開棺材，再親眼目睹聖母的聖屍。宗徒們為了安慰他，就領他到了墳墓；打開了棺材一看，不見了聖母的聖屍，只有殮布等物。

因此，我們知道聖母的肉身也復活了，同她的聖靈魂一齊升了天堂。這雖然不是信德的道理，但也是可信的。對於「聖母聖身是否已經復活升天。」聖教會多少年來尚沒有定論，因為聖教會不肯輕信世人的傳說。在一九五〇年當今教宗比約第十二位頒佈了諭令，定了「聖母不但靈魂升了天堂，連聖母的肉身已經復活了，同她的聖靈魂一齊升了天堂。」是一件信德的道理。早在十二世紀之初，聖安多尼在祈禱時蒙了聖母的發顯，向他說：「我兒！你可以放心，我的肉身是救世主的結約之櫃，天主不容它朽壞，死後第三日由天神伴上了天堂，坐在我聖子耶穌之右，永遠地存在。」我們進一步所以理推論聖母的肉身一定復活升天了。人死之後，肉身埋墳墓，漸漸腐爛變成灰土，這是原罪的罰。有些聖人聖女，天主為報答他們的清潔，用自己的全能保存了他們的肉身，不使朽爛，歸於灰土。如聖方濟各沙勿略，聖女加大利納，真福安德肋保波辣等的屍首至今未壞，何況聖母終身貞潔，未染塵埃，天主能夠叫她的聖身朽爛於墳墓之中歸於灰土嗎？耶穌的聖身是聖母淨血化成的，聖母又親身把耶穌扶養長大，如果聖母的肉身還埋在墳墓裏不復活升天，耶穌也必定不忍。所以聖母的靈魂和她已經復活的肉身一齊升了天堂，是不可疑惑的。

聖母的靈魂一結合了她的肉身，得了復活神透的奇恩，從封固了的墳墓中出來，她聖子耶穌率領天上的諸品天神一路歌唱着：「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護送她榮升天國。古先知聖人們要用從前讚美聖婦尤弟德的詞句歌唱說：「妳是耶路撒冷的光榮！妳是依辣爾人的歡樂！」聖母升了天堂，天主是如何欣慰呢！善人死後，天主還安慰他們說：「忠僕！來和我一齊享福吧。」何況聖母在世三十年的長時間養育了耶穌，幫助他完成了救世贖世的任務，天主不是更要稱讚光榮她嗎？

教友們！我們都是聖母的好兒女，母親的光榮也是兒女的光榮，母親的喜樂也是兒女的喜樂。今天既然聖母——我們的慈母升了天堂，享了光榮喜樂，我們為子為女的，也一定跟着光榮喜樂。

達味聖王在他寫的聖詠上說過：「皇后坐在右邊，金衣披身，裝飾新奇。」這句歌詞正預言了升了天堂的聖母瑪利亞作了天上的皇后。古教時智王撒落滿登極為了王，為光榮他母親伯特撒伯，設座在他的右邊。吾主耶穌自然也要尊榮同他在世時同甘苦的母親，請她坐在自己寶座的右邊，把分施於世人聖寵的權柄交給聖母，任她施予懇求她的熱心教友。所以我們應該常熱心呼求聖母，把聖寵神恩分散給我們，增加我們靈魂上的力量，努力走向升天堂的前程。

聖母在天堂上所享的光榮福樂，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當初聖保祿升過三層天，他只不過看見了一般人聖人所享的福樂，就不能用言語來形容了，只有這樣答應訪問他的人說：是人的眼從來沒有看見過，人的耳朵從來沒有聽過，人的思想從

來沒有想到的。那麼聖母在天堂所享的福樂光榮，不是人更沒想到過，沒有聽到過，沒有見過嗎？

我們今天過的聖母升天瞻禮，固然要感謝天主，賞了我們慈母高位尊榮，還該當想：天堂決不是「白手撈魚」不勞而獲的。聖母是用積德累功爭取來的。我們又怎能例外呢？也必須下最大的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修建品德，樹立愛主愛人的觀點，本着耶穌博愛的精神，以聖母作我們中心表率，努力向天堂的光明前途邁進。

(三) 過聖母升天占禮的感想

第一，自聖母去世之後，她的聖靈魂已經升了天堂是無可懷疑的，但是她的聖身是否隨着她的靈魂一同升了天堂？聖教會兩千來年一直緘默不言，迄無決定。所以我們對於這端道理不看作是信聽的道理，並不是犯了下地獄的重罪。不過，聖教會必定有一天會解除我們疑團的。一九五〇年，從羅馬梵蒂岡傳出來了一個喜訊，很快地飛傳到了世界上，每個角落裏的天主教會裏，「教宗比約第十二位的諭令說：『聖母的聖身已經復活，和她的聖靈魂一同升了天堂』是當信的道理。從此之後，這個久懸未決的疑團立即成為一端天主教教義信德的道理。凡有不信的教友是犯了重罪。至聖聖父教宗比約第十二位的諭令也傳到了解放後的中國。當時，中國教友正和全國人民一起掀起了反帝的熱潮，愛國愛教反帝的火燄燃燒着全國每個教區，但是沒有一個教區沒有一個教友來反對，相反的，每個教友的臉上都掛着興奮的笑容，表示熱烈擁護教宗賢明的決定。這正是說明了愛國愛教反帝並不是像帝國主義分子們所說的那樣，是「裂教、背棄教宗，下地獄。」難道我們堅信聖母的聖身已經復活同她的靈魂同登天國是件當信的道理，這因為是教宗的決定，就算背棄了教宗嗎？也算背教嗎？不然的話怎樣才算背棄教宗呢？控訴了帝國主義，揭穿了帝國主義

利用教會進行侵略陰謀，就算背棄了教宗？算背棄了教？這完全是欺騙，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分子利用教會進行侵略陰謀，不是背棄了教宗，而是直接的背棄了帝國主義。那麼為什麼帝國主義分子們硬要這樣說呢？因為我們反對他們，他們有意的歪曲教義，濫用神權，假藉「背棄教宗，下地獄的重罪」來恐嚇我們教友。

聖教會定一端當信的道理，是要根據事實來證明，經過分析研究和長期討論之後，才決定的，絕不像帝國主義分子那樣，隨隨便便，信口雌黃地把什麼都說成是教義，是信德的道理，不許這樣，不許那樣的。

第二，我們對帝國主義分子警惕不夠高，以為他們是神父，就不會作出傷天害理的事來，在這上面又是被他們利用了。以為他們既是神父不會作壞事，即便作了壞事，還不以為是壞事。拿「聖母軍」來說吧。有些人到現在還不以為是反動組織，以為：「我們敬禮聖母，怎麼說是反動組織呢？」這是沒有看破他們利用了敬禮聖母作招牌，在暗中却進行了反動活動。上海破獲的國際間諜田望霖、林仁等，為了供給帝國主義情報，不惜利用聖母瞻禮單上的數字作為情報密碼。這不是污辱聖母是什麼呢？我們愛國愛教反帝，就是要揭穿他們的陰謀活動，也正是反對他們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犯罪的行為；而他們要通過我們信仰上的弱點來破壞我們正義的運動。兩千年來，我們敬禮聖母的禮節很多。一九五〇年的教宗通諭：聖母聖身已經復活，同她的聖靈魂同登天國，是件當信的道理，又誰來干涉過呢？因為這些不是反動的，而是純信仰的純教義的；「聖母軍」則不是純信仰的、純教義的宗教組織，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反動秘密組織，是利用宗教進行罪惡活動的組織。所以不但政府要取締它，我們教友也應該反對它。

教友們！在慶祝聖母升天的今天，我希望大家效法聖母的美表，並為愛護她，不讓她為帝國主義者玷污而努力奮鬥！阿們！

天津趙代主教接奉教廷諭示 被委爲天津教區宗座總理人

津神長教友集會慶祝，吳克齋主委等號召教友積極參加

反帝愛國愛教鬥爭。

前天津教區代理主教趙振亞，於上月間接奉羅馬教廷傳信部諭示，被委爲天津教區宗座總理人（Administrator Apostolic）。津市神父、教友，爲表示慶祝起見，特在八月二日（趙主教主保瞻禮日）舉行慶祝大會，到會神父、教友共千餘人。

在慶祝會上，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先生及副主任委員張羽時先生均講了話。他們一致指出：這次趙主教被委爲宗座總理人，完全粉碎了帝國主義說反帝愛國愛教是「背教、裂教、下地獄」的謠言，已使帝國主義完全沒有造謠破壞的藉口；從而號召教友積極參加反帝愛國愛教的運動，辨明是非，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堅決的鬥爭。

李德培神父代表天津教區神職班致詞，指出：趙主教之有今日的成就，與天津教友的反帝鬥爭、驅逐了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等正義行動是分不開的；並號召教友團結在反帝愛國愛教的旗幟下，爲祖國富強、聖教廣揚而努力。

茲將吳克齋主委的講話及李德培神父代表神職班的講話全文錄下：

吳克齋主委講話全文

趙主教、諸位神父、諸位教友、諸位來賓：

今天是趙主教的主保占禮，同時我們又來慶賀趙副主教榮任天津教區宗座總理人，我覺得很高興。我所高興的是，由於我們祖國的解放，我們天主教內的愛國愛教神長和教友們展開了反帝愛國愛教運動，把多年來壓在我們頭上的帝國主義搬掉了，使得中國神職界及教友們得以抬頭，這是值得慶賀的喜事。

今年五月裏，我們接到了教廷聖職部的訓示，就是關於領聖體守空齋的新規定。這一次，趙主教又接到了教廷傳信部諭示，傳達宗座的聖諭，委任趙副主教為天津教區宗座總理人。這兩個教廷的諭示，已完全粉碎了帝國主義者誣蔑我們反帝愛國愛教是「背教裂教」的謠言。如果我們說，我們的反帝愛國愛教是「背教，裂教」，那末教廷又怎麼會給我們訓示？我們又怎麼會違奉教廷的訓示呢？可見我們並沒有「背教、

裂教」，同時教廷和教宗也沒有拿我們當「背教、裂教」看待。由此證明：帝國主義者硬說我們反帝愛國愛教是「背教裂教」，其目的是為了掩蓋他們的反動活動！

有些善良的教友，在過去不敢積極參加反帝愛國愛教的運動，是因為受了帝國主義謠言的迷惑，担心會背教、裂教。這種顧慮，雖然是不必要的，但這是由於教友們關心信德、關心靈魂、恐怕反帝愛國會失去信德、喪失了靈魂。站在教友的立場來說，這種出發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到了今天，我們都親眼見到了、親耳聽到了教宗給我們的訓示，完全證明了反帝愛國絲毫影響不了信德影響不了靈魂，更進一步說，反帝愛國愛教不但對於信德和靈魂沒有害處，相反的有好處，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帝國主義分子們違反了我們愛主愛人的教義，破壞了我們聖教會。我們的教義是愛主愛人，可是帝國主義却利用宗教，來奴役中國人民，奴役中國的神長和教友們，帝國主義看不起中國人，說中國人是豬，不配升主教，可是剛恒毅主教揭穿了他們這個謊言，支持中國神父，聖了主教，一直到今天，帝國主義還罵

剛主教是魔鬼！但無論如何，我們總算突破了一中國人是猶」的一關了。現在，由於教廷最近來的兩次訓示，我們又突破了反帝愛國愛教是「背教、裂教、下地獄」的一關。帝國主義的法宝又不靈了。由此可見，帝國主義一貫是濫用神權，曲解教義，想盡方法來奴役和欺騙我們。這都是違反天主誠命的罪惡行爲，我們如果不反對他們，豈不是容忍他們來破壞聖教會嗎？所以我說，反帝愛國愛教是對信德、對靈魂都有好處的。

帝國主義利用我們的聖教作爲侵略工具，在歷史上是有數不清的事實的。在廣揚第四十二期上，張羽時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請看，是誰傷了天主的心！」那裏面例子舉得很多，那都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我們看！帝國主義在侵略非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他們用武力強佔當地人民的土地，搶奪當地人民的財產，當地人民稍微一反抗，他們就大燒大殺，甚至一殺就是上萬。這是多末慘無人道的事！而那些助紂爲虐的帝國主義傳教士們，不但參加了這樣害主害人的勾當，還讚揚說這是傳天主的福音！這對於天主教是多麼大的污辱

！我們凡有良心的教友，想到這些事實，都會憤恨的。

帝國主義傳教士們，隨着帝國主義的大砲，到了殖民地，就設立教區。我們都知道從前在中國傳教的外國主教，他們的教區原來都在非洲，所以他們仍帶着非洲的主教銜，在非洲，從前有七百多教區，到今天，剩下的連七十都不到了。爲什麼呢，都是因爲他們侵略殘害非洲人太厲害，藉着傳教來掩護着他的侵略的結果。請問，這是傳教嗎？像這樣傳法，把七百多教區弄得連七十個都不到了，聖教還能廣揚嗎？此外，在美洲，大洋洲和日本，天主教至今還難以傳開，這都是因爲他們藉傳教進行侵略的結果。教友們！這是愛教呢，還是害了教呢？！

所以，我們爲了聖教廣揚，必須先把侵略和傳教分開，把帝國主義和教義分開。不然的話，聖教就不能廣揚，也就是我們沒有盡到耶穌真徒的本分！

反帝愛國愛教的本意，就是要把傳教和侵略分開，把教義和帝國主義分開。這是與天主的誠命完全符合的。可是帝國主義者偏偏不願意把這

個分開，偏偏要混爲一談。這是因爲他們不肯遵守天主的誠命，而是實心實意地遵守帝國主義命令。所以，無怪乎他們故意要誣蔑反帝愛國愛教是「背教、裂教、下地獄」了。今天，由於教廷兩次訓示的證明，看他們還有什麼理由來反對反帝愛國愛教運動呢？如果還說反帝愛國愛教是「背教、裂教、下地獄」的話，顯然是別有用心，破壞造謠了。帝國主義者爲了想藉傳教來掩護他們的反動活動，總是拉上信仰來煽惑和欺騙我們。解放以前，他們說「共產黨來了要消滅宗教」，其實解放後，不僅沒有消滅宗教，相反的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信仰自由，擊破了他們的謠言。他們又說什麼「致命，致命，信仰自由是假的，是暫是的」了。他們所以要這樣造謠，無非是想用信仰來掩護他們反人民、反國家害主害人的反動活動。我認爲，天主給我們每個人明悟，就是要我們辨明是非，不能盲從。我們不能被他們的宗教外衣迷惑住，我們要揭開羊皮，看看裏面到底是羊，還是狼！我們不能只聽他們的話，要看看他們的行爲：看看他們是傳教呢，還是害教？看看他們是愛主愛人呢，還是害主害人？看看他們是

遵守了天主的誠命，還是違反了天主的誠命？看看他們到底是耶穌的徒弟，還是背主、賣主的茹達斯呢？如果他們不是傳教，不是愛主愛人，違反了天主的誠命，變成了茹達斯，那末不論他們穿的是什麼樣的外衣，他們也是天主的叛徒，聖教會的敵人的！我相信，善良的教友們是決不會跟着那些叛徒的，不會給帝國主義當幫兇的。在這裏，我希望教友們多多念經，求天主讓他們回頭，如果他們仍不肯回頭的話，我們就要拿出耶穌勇兵的精神來，跟着吾主耶穌的鞭子，把這些在聖堂裏擺攤作買賣，玷污了聖殿的東西們趕出去！我想，爲了祝賀趙主教榮陞天津教區宗坐總理人，爲了慶祝中國神職界及教友的抬頭，祝賀中國教會的純潔，我們應該把以上的認識作爲對趙主教的獻禮！我們懇切地希望我們的趙主教在今後領導全天津教區的神長和教友們愛國愛教，愛主愛人，領導我們修德立功，走向天堂的道路，諄諄善誘，使我們神長和教友團結一致，作耶穌的勇兵，向害主害人的魔鬼作殊死的鬥爭，使聖教會日益廣揚爲天主教最大光榮而奮鬥。

最後，我敬祝趙主教、諸位神父和諸位教友

們神形健康，並祝反帝愛國愛教運動勝利前進！

李德培神父的講話

主教、衆位神父、衆位教友們：

本人在這樣隆重的慶祝大會上，代表天津市的神職班以及全天津教區的五萬教友，向趙主教說幾句慶祝詞，是感覺非常榮幸的。我如今願同天津教區的五萬教友，向趙主教致以崇高的敬禮。

如今趙主教被羅馬教廷委爲天津教區的宗座總理人，這固然是趙主教的光榮，而更是我中國三百萬教友共同的光榮。但追根溯源，這個光榮的得來，絕不是偶然的，乃是我中華人民曆年來同帝國主義作鬥爭，是我天津教區的神父教友在最近數年同外國統治者（外國教士）作鬥爭，還更是我天津市最近三年來反帝愛國愛教運動的勝利果實。

回想近百年來，我國屢次被帝國主義侵略，受帝國主義的欺壓，割土地，喪國權，在侵略中，

屢次有教會的分子參加其間，爲他們作間諜工作。因此羅馬教宗本篤第十五世及比約第十一世曾三令五申地曉諭這些外國傳教士說：「（一）要盡力培養本地神職班，提高他們的文化和道德的水準，使他們能單獨的担任傳教事務，而替下外國傳教士到他方傳教去；（二）你們到外國傳教盡力的宣教，傳天國，而不要傳你本國的文化 and 威權，更不許幫助你們本國作侵略工作，甚而愛你們的本國在萬有之上。」請看他們是否按着教宗聖意做了呢？固然有一部分外國傳教士做好了他們傳教的工作，然而更有一部分，他們却相反教宗的意圖做了。比如河南某教區，直到一九二五年尚未招收中國修道生，它只拾了一位北京文藝學院開除的李若生修士，作了它教區的頭一位中國神父。其他南方教區栽培的中國神職班是很少很少的。永平教區不教小修道生念中國書，而專門學法文；學通法文，再用法文學拉丁文，這不是要我們中國文字亡種麼？再看外國教士幫助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事實。遠的事件不用說，單說前天津教區主教杜保祿幫助法國政府侵略老西開吧，這是我們親眼目睹的。因爲我們中國愛國人士及神

父教友的反抗，法國未能如願以償，未把西開搶去。杜保祿主教老羞成怒，把反帝愛國神父，入會的趕出教區，不入會的謫遣到邊陲地方去；把維持正義的湯高達神父，通過法國政府給逮捕起來，押送外國去。看一看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狠不狠吧？他們在羅馬教廷前，詆蔑我們中國人民，文化不開，野蠻如同畜生，萬不能陞主教，主持教會事務。帝國主義者的目的，無非是要我們永不翻身，他們能長期的騎在我們頭上壓迫我們，奴役我們。教宗本篤十五，夫至大通謀指責他們說：「你們不要把天主的田園當爲你們私有財產。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們愛天主國，還不如愛你的母國，你們藉傳教來擴大你國的版。」這豈不是違反教義、違反耶穌轉變的精神嗎？

如今再看天津教區近年來的狀況。特別在世界二次大戰以後，法國神父減少，天津教區的法

國神父頗有絕種之虞，前主教文貴賓，始終抱着看不起中國人的心理，在他的心目中，中國人是不堪陞主教的，當時以楊三爲首的荷蘭人，乃乘機而入，他從荷蘭國及永平教區召來十個荷蘭人。他們到來之後把持教區行政權控制教區經濟，視文貴賓如傀儡。荷蘭神父全佔有個好職位或一個好地盤，驕奢蠻橫，已無神父的體統。更甚者，組織「御待團」「前領軍」、「奧斯汀要班」等反人民的組織，以此拉攏無知羣衆，而奪取天津教區。他們視文貴賓如傀儡，而視我們的趙副主教如眼中釘。所以當時的趙副主教不但不能過問教區的事，連趙副主教這個名詞也得他們的眼，受他們譴罵，受他們輕視。趙副主教因受壓迫過甚，怨氣難伸，在黎伯墨末次來津視察時，曾一度同我商量要辭副主教的職務，而我當時勸趙主教「要堅持到底，不要單獨行動，要幹一齊幹，要辭一

塊辭，如果帝國主義要敢把你辭掉，我有把握聯合同志的神父一齊辭職以作抵抗。當時趙主教的肚子苦悶，滿腹牢騷，可想而知了。待解放後，荷蘭人以人民政府爲可欺，猖獗益甚。一九五〇年我們天津市革新運動開始，他們見我們施行反帝愛國愛教工作，帝國主義者將在中國無立足之地，他們乃以卑鄙手段，恫嚇進步人士，千方百計的阻得反帝愛國。不過在不久時間內，我之英明人民政府，循愛國愛教人士之請，將這些反動份子，逮捕的逮捕，驅逐的驅逐，將天津教區內的帝國主義份子給清除了。從此趙主教才有今天的位置，今天的光榮。反過來說，如果帝國主義者仍在我天津猖獗盤據，趙主教不但沒有這一天，恐怕早被削爲平民了。所以趙主教今天的榮耀，是我們反帝愛國愛教運動的勝利果實是一點也不錯的。

在革新伊始，趙主教率領天津教區的神父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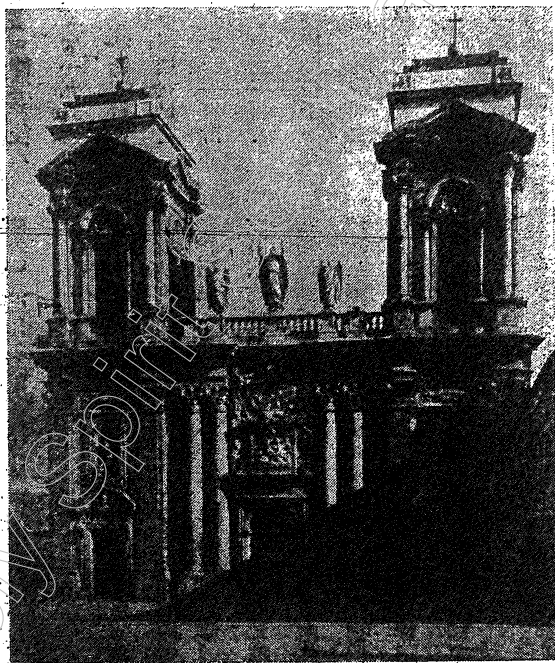
友們在革新宣言上簽了字，當時帝國主義者竟造謠誣蔑，說我們反帝愛國乃「背棄教宗」成了「裂教」，「教宗棄絕了天津教區，將永遠不給天津教區再派主教」。殊不知文貴賓自被政府驅逐回國後，教宗即將他免職，（由此可證明教宗對文貴賓的在華行爲是不滿意的）而更時刻的關懷天津教區無人負責，當即委派了張明德主教爲天津教區宗座總理人；因張明德辭却不就，乃又轉派我們趙副主教爲天津教區的宗座總理人。由此可知教宗不因我們反帝愛國拋棄我們，反而我們將帝國主義驅走而更眷念我們，在二年之內曾兩次給我們天津教區委派正式負責人。所以帝國主義的謠言和誣蔑，可不攻而自破了。

最後我除了向趙主教道喜致敬外，我更希望我們團結在反帝愛國愛教的旗幟下，搞好愛國愛教的工作以期達到祖國富強、聖教廣揚的目的。

捷克修復歷史上有名的聖堂

下面這座聖堂，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米柯洛夫古堡的聖安娜與聖文斯勞聖堂。

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德寇侵入該地，將建築毀壞殆盡。戰後，捷克政府每年撥出巨款來修復這些古建築。現在，這座聖堂的外表已經修復，畫家們正在堂內修補被破壞的壁畫。



徐州市軍管會下令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邵軼歐出我國境

中國人民解放軍徐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受了全市廣大人民和愛國天主教徒的正義要求，於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將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邵軼歐逐出我國國境，並由軍法處立即執行。

軍事管制委員會命令中指出：「邵軼歐在徐州解放前，即以各種方式搜集我軍事、政治、經濟等重要情報，解放後，又向帝國主義分子密報了淮海戰役情況，掩護特務及反革命分子，隱藏槍枝子彈及大批國民黨黨旗，組織反動的『聖母軍』，收買國家工作人員，敵視與誣蔑人民政府，破壞抗美援朝運動……。」

當這一消息發表後，全市廣大愛國天主教徒紛紛集會，熱烈擁護人民政府這一嚴正措施，一致認為這是徐州市人民和廣大愛國天主教徒反帝鬥爭的又一重大勝利。大家堅決表示：今後更加團結一致，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繼續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爭取肅清潛藏在天主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鬥爭的更大勝利。

帝國主義分子邵軼歐的主要罪行

邵軼歐是披着宗教外衣破壞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帝國主義分子。

一九二九年他即以傳教為名，來到中國進行間諜活動，搜集我國的軍事、政治、文化、交通方

面的情報，供給美帝國主義。他以各種方式，向帝國主義報告了我利國驛鐵礦、賈汪煤礦的具體情況，並數次報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活動情況。他經常以「巡視」為名，親自到各地為美蔣特

務機關搜集我解放區情報。該犯與蔣匪徐州「剿總」特務頭子勝傑保持極密切的關係，並以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救濟總署徐州辦事處」副主任榮士謙爲他的「外交神父」，經常出入蔣匪特務機關——勵志社。

帝國主義分子邵軼歐，利用天主教收羅掩護美蔣間諜特務分子。據該犯自己供稱：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中先後收羅了國際間諜雷鳴遠所組織的「華北戰地民衆服務團」二中隊三大隊長孫啓之及特務分子吳智德，匿藏在天主教堂內進行活動。一九四九年二月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二八五組」特務張大鵬由北京潛來徐州，該犯給他修士身份，掩藏在土山鎮天主教堂內爲非作歹，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帝國主義分子邵軼歐經常製造、散佈反動謠言，破壞抗美援朝運動和各種工作。一九五零年美國發動侵略戰爭後，邵軼歐宣稱「這是天主教與魔鬼的最後一次戰爭」，來賈揚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誣蔑中朝人民的正義行爲。當美帝國主義侵略軍在仁川港登陸時，他大肆造謠說：「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就要來臨」。當學校開展愛國參幹運動時，他指使「聖母軍」中的反動分子

大肆造謠，破壞參幹。當政府鎮壓反革命時，該犯領導教友爲反革命分子「祈禱」，藉以煽動教友敵視人民政府。

該犯並私設電台，匿藏槍枝和大批國民黨旗幟，幻想蔣匪「捲土重來」。

帝國主義邵軼歐以金錢收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企圖將其間諜組織發展至我國家機關內部。據該犯供道：「我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多次用人民幣一千餘萬元收買公安機關工作人員魯智慧及政府工作人員王華民二人」，並供道：「我收買魯智慧叫他爲我服務，在管理外僑工作中給我多方便利。我對魯智慧說：『你們公安機關中如有和你一樣的工作人員，在生活上有所困難時，你可領他們來，我可以幫助解決』」。

該犯經常違犯政府法令，與人民政府爲敵，前所中學共有基金是三億六千五百七十萬元，他隱匿不報的基金爲二億零五百七十萬元。一九五一年一月本徐州軍事管制委員會辦理，「接受美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經濟及宗教團體」登記時，邵軼歐又將前所中學之基地、房屋、傢俱等各一部登記在教堂名義下，企圖隱瞞吞併，此外，該犯並匿報黃金七十餘兩，銀幣八千餘元、人民幣五千餘萬元。

（任雲禎）

我認識了邵軼歐的帝國主義面目

錢泰昌

徐州市的天主教友們，由於長期受帝國主義的思想影響，因而在接受愛國主義教育這一方面，比較一般群眾無疑是落後了一大步。爲了補救這個損失，響應了人民政協「宗教信徒們發揚反帝愛國的鬥爭精神，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和平」的號召！人民政府在親切關懷的心情下，發佈了徐州市天主教友積極的參加愛國主義教育學習的號召。這個號召公佈不幾天，全市各界天主教徒都積極的響應，以學校爲一部組織了愛國學習組，以社會機關爲單位的組織了愛國學習班。就以學校組織的學習組來說，報名的將近二百人。並且距號召只二天就開了學。大家都在愉快的情緒中接受了王部長（徐州市政治協商委員會主任）的第一次的愛國主義的教育。

從前我雖然參加了兩次反帝愛國運動，但由於長期的受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沒有能够徹底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思想鬥爭中最苦惱的一段是關於邵軼歐是不是帝國主義分子的問題，覺得邵軼歐是帝國主義分子而又是主教，我如要反對帝國主義分子邵軼歐，不也是反對了我們的主教邵軼歐了嗎？把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主教不能分開，我是個教友怎樣能反對主教呢？思想長期混亂。

通過了四個星期的學習，思想上的混亂現象一掃而光。有這個新的認識，我首先應感謝首長們對我的教育及同學對我的幫助。

在這四星期的學習中，四次首長的報告，第一次是王部長在開學典禮上的報告，題目爲：政

府對這個學習的目的與要求，第二次第三次是文聯主席（四中校長）佟蘇丹關於熱愛新中國爲題的報告，第四次是王部長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的罪行爲題的報告。

通過四次報告和每次報告後的討論使我更認識了祖國的可愛、社會制度的優越、祖國的無窮寶藏和奇麗的河山，勤勞質樸而又有高度智慧的四億八千三百多萬的勞動人民的可愛。使我更認識了抗美援朝的志願軍英雄們——他們的英勇戰鬥精神，代表着中國人民的英勇，代表世界人民的英勇，代表世界人民的和平力量，從而肅清了我們思想上的崇洋人的思想，羨慕洋人的思想，分清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主教根本不是一碼事。我也真正認識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真正面目。他們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他們以傳天主的福音作掩護出現在中國人民的面前，而做着帝國主義的勾當。

對我教育最深的要算是王部長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的罪行爲題的報告。這次報告解決了我思想上很多的問題。尤其是徹底分清帝國主義分子與神長的界限，扭轉了過去的錯誤思想，堅決地承認部軼歐是帝國主義分子、而不是神長。王部長朗讀了部軼歐在法庭上供詞，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你們說我是帝國主義分子，我承認是澈頭澈尾的帝國主義分子。我是個美國人，爲了在中國更便利的活動，在上海法國領事館領取了法國護照，所以我有美國和法國的兩國護照。關於你們問我在徐州的活動，我作的是很多的，一九二九年就到了徐州，至解放前這一段的活動，大都是幫助蔣介石的特務組織，聯系、供情報——反共材料，在我辦的昕昕中學裏（現改四中）作親美宣傳……解放後我就專用電報向美國和台灣拍解放軍的軍事情報、收集戰略性的照片——軍事地點，收集當地的物產情況用電報拍

出；組織聖母軍，作反共宣傳……」我聽了這一段的供詞，心裏既感覺熱忻，又感覺慚愧；熱忻的是對部軼歐是帝國主義分子一點不再發生懷疑了。慚愧的是部軼歐所幹的帝國主義職業，而我過去爲什麼竟認不清呢？從這裏我更深深的感到帝國主義對青年毒害手段的毒辣。

其次對我教育意義最大的是我們同學的討論。在第四個星期，我們的討論進入揭發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宗教的罪行時，同學們發言特別的熱烈。討論從四點開始到七點，每組雖只有七八人討論，但討論始終不懈地在嚴肅、氣憤的情況下進行。揭發的事實使我很吃驚。是從來沒有聽到的極關重要的帝國主義材料。蔣德明揭發部軼歐的帝國主義活動時說：「部軼歐從前向我說：共產黨是土匪，在廣西殺死了許多教友，殺死了我們的主教，侮辱了我們的修女。我們要效法廣西教友向魔鬼鬥爭的精神，爲天主致命。」這一段控

訴提醒了我：帝國主義的反共宣傳是借着道理輸送給我們的。在天主教的道理中，帝國主義分子摻上了雜質，灌輸到我們的腦子裏，使我們不知不覺地上了當。

總起來說通過這次學習，從前的思想顧慮全被真理驅逐得一掃而光了，思想上得到了新生，這是多麼有意義而又偉大的事啊！如沒有人民政府的關懷，我的思想怎能這樣快的得到進步呢？

思想解放的愉快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的。我應珍貴這個收穫不再讓帝國主義毒害它，並且要在這次的反帝愛國運動把它鍛鍊得更堅強。我要大膽地向帝國主義鬥爭，積極的投入反帝愛國運動中去。澈底粉碎帝國主義在教會中的立足地，從帝國主義手裏奪取我們愛國愛教的權利！

我願永遠的在反帝愛國的旗幟下前進！

徐州市愛國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鬥爭

任雲禎

(一) 決以實際行動開展反帝

愛國鬥爭

自從這次上海市人民政府破獲了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進行間諜特務案件後，徐州市愛國天主教友紛紛表示擁護人民政府的嚴正措施，徐州市天主教愛國學習委員會召開了「徐州市天主教第一次代表會議」，改選和擴大了組織，更加有力地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在學委會的積極領導下，三、四兩區於六月十八、十九兩日先後召開了全體教友大會。會上教友一致表示了反帝鬥爭的決心。一、二兩區及機關、學校中的天主教友也分別舉行了小型座談會。四中教員（天主教友）馬視峯老先生說：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保護正當宗教信仰自由；同時也絕不允許帝國主義分子任意進行破壞活動。三中教員（天主教友）呂慶霞先生說：今天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進行破壞活動的罪惡事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

爲了愛國愛教，純潔教會，我們絕不能容忍帝國主義把聖潔的教會再玷污下去！我們有決心，也有信心，一定要把教會內所有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

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激起全市愛國教徒的公憤。於六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全市天主教友大會上，教友們一致表示：堅決要與潛藏在徐州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鬥爭到底，不獲全勝，絕不罷休！

爲了有力地推動全市的反帝愛國運動，徐州市愛國學習委員會，組織了參觀團，赴上海參觀「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陰謀活動罪證展覽會」。

(二) 愛國教徒舉行座談會聽

取參觀團報告參觀經過

赴滬參觀團於七月八日回徐。十日下午三時，徐州市宗教事務處與徐州市天主教愛國學習委

員會聯合召開座談會，各區推派教友代表八十四人參加，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王人三主任、市協商委員會丁峙山副主席、市宗教事務處張斌處長等都出席了座談會。

首由天主教愛國學習委員會主任史培清向赴滬參觀團致歡迎詞。接着參觀團團長劉大洲介紹了參觀經過。說明這次參觀團去上海參觀，不僅受到上海市愛國教徒的歡迎，同時也受到上海市各界人民的熱烈歡迎與招待。這次參觀後，我們不但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而且交流了反帝愛國鬥爭的經驗。丁璞副團長等講了展覽會上陳列的從天主教堂內搜查出來的情報、武器、收發報機、毒藥、密碼等罪證時，人人憤慨；特別使教友痛心的是：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等利用耶穌聖像、仁慈的聖母像作掩護，隱藏毒藥、武器。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正如聖經上所說的：「外面披着羊皮，裏面都是殘暴的狼！」這次破獲的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田望霖與林仁，不僅聽到參觀團報告了他們的罪行，在記錄影片上也親眼看到了他們的罪行。田、林二犯隱藏在上海泰山公寓八室一

號，裝設着電鈴、警燈、重重鐵門，但是仍逃脫不了中國人民的手掌。在記錄影片看到田望霖被捕時，在不可救藥的鐵證面前嚇得發抖，並在他的親筆供詞上簽字蓋押。

聽了劉團長介紹在南京拜訪李維光代總主教、南京教區十七位神職人員參加愛國學習的情況以及和李主教的懇切談話後，教友們深刻體會到愛國的神長不僅關心教友的愛國活動，更關心教友的宗教生活。但在帝國主義分子控制下的徐州教會却完全不同了。他們對愛國的教友目為「叛徒」，威脅利誘，陰謀打擊。通過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只有把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肅清後，宗教信仰才能得到真正自由。參觀團代表許祥霞、苗昌祚、馮守儉、曲文華、張開源、郭文彩、張銘芝、苗廣中學委會委員李根柱，教友朱文琴、王桂賢等都紛紛爭先發言，一致痛斥帝國主義分子破壞中國人民事業的罪行，並堅決表示：爲了愛國愛教，必須和帝國主義分子鬥爭到底！

(三) 赴滬參觀團向全市教徒

進行傳達

根據愛國學習委員會的決議，參觀團於七月十五、十六兩日分別向全市天主教友進行了傳達。全市各區、及機關、學校的教友先後舉行了座談，情緒高漲，發言熱烈，有的小組冒着炎熱的天氣連續座談，不少的小組聯合簽名集體表示態度。這次傳達與座談得到極大的收穫，總的方面更進一步明確了下列三個問題：

(一) 認識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陰謀破壞活動，是一貫的、是有計劃的。爲了達到他們侵略中國的目的，帝國主義不惜一切令人想不到的卑鄙手段進行着，但是終於逃脫不了中國人民的手掌。只要我們有決心與帝國主義分子鬥爭到底，我們是會取得完全勝利的。

(二) 體會到在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教會，是沒有真正信仰自由的。只有在人民政府領導下，把天主教會中隱藏的一切帝國主義分子清除出去，教會從帝國主義魔掌中解放出來，才能獲得真正信仰的自由。

(三) 認識到愛國愛教的一致性。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一貫把毒素滲入信仰，長期麻醉善良的教友，使教友忘記了祖國，只知盲目崇

拜披着神父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聽他們命：「共產黨是魔鬼」，「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不能愛，進步就是犯罪」等反動言論。通過這次運動，才劃清了敵我界限。從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事實中，深刻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分子不僅是國家民族的敵人，同時玷污了教會。爲了愛國愛教、純潔教會必須肅清他們。因之，反帝愛國運動就是愛國愛教一致的實際行動。

在徐州通過兩年來的反帝鬥爭，使我他們知道，對帝國主義不能抱任何幻想。帝國主義是人民的敵人。對待敵人只有進行堅強鬥爭，要幻想別的辦法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解放四年來，全國各地尤其是這次在上海破獲的兩起帝國主義間諜特務案件，能取得這樣輝煌的勝利，正是全國人民及愛國教徒英勇鬥爭，大膽揭發帝國主義罪行取得的。只有把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事實揭發出來擺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才會向人民低頭。現在尚有少數殘餘帝國主義分子還不老實，就是我們揭發得還不够，鬥爭還不徹底。我們徐州愛國天主教徒，如同全國各地愛國教徒一樣的有決心。我們要團結起來與全國人民一道，堅決粉碎帝國主義的一切破壞陰謀，直到完全勝利。

四川達縣柏建寒神父

談述思想轉變的關鍵

指出祇有反帝愛國愛教才是正確出路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達縣教友爲祝賀本堂柏建寒、雷淋漢二位神父生辰特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座談會。會後聚餐歡慶，除到教友三百餘人（區域）外，計有來賓梅副縣長、王主席（人代會）、覃秘書（人代會）、縣委統戰部宣傳部幾位首長。座談由午後一時至五時，發言情緒極爲熱烈。最後教友們一致表示願更進一步地團結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周圍，在柏、雷二位司鐸的領導下、搞好革新會。柏建寒神父的一篇談話最爲懇切，茲附抄如下：

四川達縣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啓

縣長、主席、秘書，各位同志，各位來賓，

各位教友、今天大家歡聚在一起，各位這種感情
樂意，個人真是不敢當得很。我除了非常地感激
各位所給予我的莫大鼓舞外，真使我感到無限慚
愧和惶恐。今天我想借這個難得的機會，把我久
已埋在心裏要說的話，很誠懇的，很坦率地在各
位面前作一翻表白，同時也說一下我們教會今後

應努力的目標應走的道路。

解放三年來由於我學習不夠，一貫對共同綱
領第五條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抱着一種懷疑的態
度。說老實話，在過去我根本就不相信它。爲什
麼呢？我想共產黨是唯物論的，無神論者，宗教是
唯心的，有神論者。在哲學基礎上，是站在對立
的立場上的。基於此所以我在五年的復舊節、

反帝愛國愛教運動促進會成立之時，我就以為這是沒有前途的，革新不過是用來搞垮教會而已。因此，不管政府對我如何好，總是認為不過是表面上的一套，而骨子裏不外是計算着如何把教會導向滅亡的道路而已！兼之驅逐三善堂修道馮前進，驅逐黎培里，接收崇德學校（原教會辦）以及處理連縣總鐸、間諜分子周左民等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了之後，使我誤認為是在一步一步搞起來了，我想到以後「還不是由主教而神父，而教友……直到澈底消滅為止」？當然我也是被搞之列。因此，我更認為革新運動促進會就是我們教會內部的茹達斯，我就是他們革新的對象，甚至我對某些革新積極的教友認為他們是爲了要報復，爲了要洩私憤而來搞垮教會的。

有了這種想法所以我在三年的革新過程中，不但沒有起任何的積極的領導作用，相反的却成了革新過程中的莫大障礙，變成了反革新的一分子，並且我還暗中在天主台前爲這些革新積極的分子，祈求天主可憐他們，轉變他們。教友們的愛國學習走向低潮的時候，我却欣喜，心想：「你們要與天主的道路背道而馳，怎樣搞得好啊？」那

時我口頭上雖不敢說什麼，行動上不敢有什麼表現，但是我內必却是和革新運動促進會敵對的。教友們！我上面所說一些錯誤的想法、看法、做法，現在我來自我批判一下。所有這些思想和行爲，都是絕對錯誤。我所以有這種行爲，都是和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和蔣介石匪幫的反動宣傳分不開的。由於解放後我沒有很好的學習，對政府的宗教政策認識不够而產生的。

諸位一定要問：「你如何轉變好了的呢？」我說這是逐漸來的！第一個就是周左民受懲處和段建中雷亦漢二位司鐸受得照顧的對比，當周左民的問題處理好久過後，我腦海裏始終在盤旋着一個問題：周雷段同樣都是神父，周受到處分而這兩位老神父不但沒有受處分，反而政府盡量的照顧。這是爲什麼呢？既要搞又何必來上這一套照顧？這種事經過很久，我才把它作了一個仔細的比較和衡量，我才想通了弄清楚了。周之所以受處分，是由於他自己違反政府的法令，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誰叫他匿藏槍枝，圖謀不軌呢？誰又叫他作「聖母軍」的頭子給帝國主義當走狗呢？雷段這兩位神父是好的，他們是真正奉行耶穌教的

義的，從沒有作過絲毫危害祖國人民的事情。因此我明確了受處分是因為他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受照顧因為他站在愛好和平陣營的一邊的，決不是因為他是神父和信了天主教而受處分。這一個結論轉變了我「革新是搞人」的觀念，澈底否定了我以前所想的「由主教而神父而教友」的杞憂。

第二，教堂內的諸般禮節儀式，不但沒有受歧視，反而博得政府與廣大人民的尊重。解放後本城因會場缺乏，許多團體集會，大多都來借用經堂，由於教友向政府反映，政府馬上允許了我們的請求，規定：任何機關團體都不能隨便借用會場。本年聖誕節，政府特到關懷，鼓勵教友們籌備熱鬧一些，並叫我們做「降生彌撒」。這幾件事使我非常感動，使我覺悟到今天的政府宗教政策，並不是要搞垮教會的。我又回憶到政府勸心我們革新後經濟困難，還將打米機和土改沒收的十間房還給我們，搞革新和教會事業。教會的儀式和節目，不但沒有受到禁止，對我們活動反而盡量幫助和鼓勵！這使我從思想上更逐漸否定了過去不正確的想法、看法、作法。加以我去年出席各代會參加各界人士總學委學習，由於同志們不斷

的幫助，同時我又讀了教會內刊物「廣揚」和「新聲」，我知道了更多的具體事實。例如長沙、北京、天津等處的神哲學院都繼續開辦，就是由社會主義即將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蘇聯到現在仍辦了八所神學院，使我更認識到共同綱領第五條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名符其實，使我更認清了革新不是搞人，更不是搞垮教會，相反的却是純潔和扶持我們的教會。革新確實是在反對利用教義進行侵略的帝國主義。

親愛的教友們！上面我所說的話，都是久已埋在心裏的要說的話。說到此地我想到個別的教友在過去和現在，仍然存在我過去那不正確想法、作法。教友們！在這三年來革新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一系列的事實，使我們再也沒有不信任政府的政策的理由了。假如仍然還有那些不正確的思想，希望你們趕快糾正過來。宗教信仰自由是絕對自由的，永遠自由的。革新絕對不是搞人和搞垮教會的，相反的是扶持和純潔教會，是革除帝國主義，革除帝國所留下來的遺毒、發揚耶穌的真精神。

我們今後的目標和應走的道路是什麼呢？第

一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我們知道，我們教會是隨着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而來的，和帝國主義有着密切的關連。帝國主義通過我們教會進行侵略我們的陰謀，那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所以我們要堅決反對。不但和它們斷絕一切關係，並且要向他作無情的鬥爭。更進一步的要掃除帝國主義在我們思想上所遺留下來的毒素，要劃清敵我界線，把那些帝國主義走狗和爪牙，永遠逐出我們聖潔的信仰領域之外，這是我們教會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環。

第二搞好反帝愛國愛教工作，堅決地、澈底地與帝國主義割斷經濟上的聯系，不許帝國主義再利用教義來進行侵略的陰謀。

我們的反帝愛國愛教，並不是革天主教義、革聖教法典、革羅馬帝宗，而革的是帝國主義的奴役、帝國主義的思想毒素和反人民的政治觀點和立場。這毫不損及我們教會的至一、至聖、至公。捷克加爾斯基主教在「爲和平而奮鬥的公教司鐸」一書中說得很清楚：「我們是基督的司鐸，

我們至死不渝地忠於天主，忠於經文，忠於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天主教會，如同我忠於國家、忠於人民主體制一樣」。這樣的革新，我認爲是正確的。因此我們要一致堅決參加這一正義的行列，勿再徬徨了。

第三，加強學習。我們必須加強學習，提高我們的認識，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因爲思想是指導我們行動的最高準則。不學習，我們認識就會模糊，做起事來就會犯錯誤，例如：我們不學習，又如何能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劃清敵我？我過去之所以反對革新就是沒有學習，認識不清。爲了大家避免這個錯誤和提高自己，非從學習做起不可。

總結說來，今後的道路就是反帝愛國愛教。親愛的教友們！我們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周圍緊密團結起來吧！只要我們腳踏實地努力奮鬥，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勝利的，教會的前途將永遠是光明的美麗的！最後，敬祝諸位身體健康！

開「裂教」的無恥調言

湖北棗陽教友 何用極

以傳教爲名的帝國主義分子正如美帝國主義

在朝鮮戰場上，被中朝人民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吃了大敗仗以後，走頭無路，竟進行違反人類正義和國際公法的細菌戰，以圖挽救它已注定的死亡命運一樣，在全國愛國教友轟轟烈烈展開反帝愛國愛教運動同他們作着無情的鬥爭而得到輝煌勝利的時候，日暮途窮，也極卑鄙無恥的污蔑反帝愛國愛教的運動是「裂教」，以作垂死的掙扎！

帝國主義分子曾先後使用一系列的「反對神長」，「下地獄」，「犯棄絕」，「摘神權」，「停止聖事」等歪曲調和威脅手段，因這些都是顯而易見不值識者一笑的卑劣行爲，阻不住愛國

教友的進步，於是就拿出似是而非的「裂教」大帽子，罩在愛國教友頭上，說什麼反帝愛國愛教就是脫離教宗，脫離教宗，就是裂教的鬼話了。許多善良教友，因受這種虛偽的宣傳，認識不清，怕戴上「裂教」的帽子，對於反帝愛國愛教運動心存猶豫，裹足不前，甚至有些仍跟着帝國主義分子後面跑，繼續爲他們服務。所以，對於反帝愛國愛教是否「裂教」，實有討論的必要。

裂教當然是犯罪，但我們究竟是不是「裂教」呢？這是我們今天應該研究的問題。例如：反革命分子應該鎮壓，但如果有人被控告爲反革命，人民政府是不是立刻拉去槍斃呢？不會的，一定先要查明事實，如果證據確鑿，當然依法辦理。

。否則，誣良爲盜，應予原告反坐之罪。同樣，帝國主義分子對於反帝愛國愛教運動，誣以「裂教」罪名，這原是他們狗急亂咬人的辦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我們也應該冷一下頭腦，細分個中真假，不可感情用事，隨聲附和，致墮其術中，而遭萬人指責。

我們的反帝愛國愛教運動，就內容與目標講都是最莊嚴而神聖的。反帝愛國愛教祇是反對帝國主義分子利用我們的聖教會爲掩護，進行侵略破壞我祖國人民的勾當，即未絲毫更改聖教會的組織、規誡、禮節，及關於宗教上一切事宜，又未創立新說，傳播異端，建立新的教會，那一點妨礙了聖教會的至一性？那一點是「裂教」呢？我國近百年因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積弱不堪，外國傳教士與帝國主義政府互相勾結，也乘機前來，藉勢欺人，把持教

權，掌握教產，以致把我們純潔教會，弄得烏煙瘴氣，教友們終日處於鐵蹄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現在我們教友，隨着新中國的成立，同全國廣大人民一起站起來，清除帝國主義分子，恢復教會本來面目，這原是我們教會應有的權利，並非自我作古，標新立異，怎末就說是同羅馬教宗脫離關係，而成爲「裂教」了呢？我們反帝，因爲帝國主義分子是我們祖國及教會的死敵。我們要祖國獨立富強，他們偏要我國作他們的殖民地，我們要祖國和平建設，他們偏要侵略戰爭；我們要教會廣揚發展，他們偏要毀滅教會；我們要教會純潔光明，他們偏利用它作侵略工具，總之，他們的利益都是建築在我們痛苦之上的。像這樣萬惡的帝國主義分子，死有餘辜，又有什末不可反對之處呢？再談愛國。我們每個教友都是中國人民，我們的祖先是中國人，我們的子子孫孫也將是中國人，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

我們的生命財產，都因祖國的存在而得到完全的保障。所以愛護祖國，是每個人應盡的天職。

顧林亭先生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這話真正不錯，天主十誡第四誡命，命我們尊敬父母，也包括愛國在內，何況我們祖國原有錦繡的山河，豐富的物資；我們的人民有優良的愛勞動的傳統。現在在共產黨及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之下，推翻了國內反動派的腥血統治，獲得了生活的改善，並正在向經濟建設的康莊大道上邁進；這是更值得我們來熱愛的。至於愛教，那更是天經地義的事。天主在千萬人中賞賜我們有信德真光，認識正道，知道修德救靈的重要；又建立了七件聖事，如同七個泉源，從那裏流出聖潔的甘露，幫助我們修德立功；並用無數的大聖大賢的嘉言懿行，領導我們在修德道上勇往前進，爲能善生於世，死後得上天堂享無數的光榮。你看這是多末大的恩典呢？但這恩典，却是藉着聖教會賜給我們的，因此我們要以最大的愛情，擁護聖

教會，使它日益廣揚。如此，反帝愛國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事，爲何說是「裂教」呢？我們展開反帝愛國愛教運動以來，無論在信仰上及教義上，都是奉教宗爲領袖的。如聖母升天占禮，是一九五〇年定爲信德的道理，兩年來我們中國教友，如同全世界公教教友一樣的熱誠的接受了這一信德的道理，熱烈慶祝這個占禮。又如最近教廷聖職部關於守空齋新規定的訓示，已在全國各教區內遵照施行；這都有力地證明了帝國主義分子所謂革新即「裂教」，實是一種極卑鄙無恥的謊言。帝國主義分子應該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帝國主義分子各種欺騙和威脅都已被我們先後揭穿，他們最後的法寶——「裂教」，也被我們粉碎了。那末我們今後對於帝國主義分子應該怎樣呢？我們應當「出乎爾反乎爾」地，給他們以應得的反坐之罪，就是：要堅決的與帝國主義分子劃斷一切關係，並肅清教會內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在思想上留給我們的一切毒藥。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致電上海教徒支援正義鬥爭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八月四日致電上海市全體愛國愛教的神長和教友們，表示支援他們的反帝愛國的正義鬥爭，電文如下：

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轉

上海市全體愛國愛教的神長和教友們。

自從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連續破獲兩起以天主教為掩護的間諜案，逮捕了以田望霖、瞿光華、格壽平等為首的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上海市廣大愛國愛教的神長和教友們即與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展開了鬥爭。我們天津市各堂口的神長和教友們都舉行了集會，討論了這件事情，進一步提高了對帝國主義分子罪惡的認識，增加了對他們的仇恨。教友們一致表示：像這些間諜、特務的罪惡行為，不但嚴重地危害了我們祖國的安全與人民的利益，同時更是違反了教義、教規。他們已完全喪失了作為傳教士的資格，已墮落成爲帝國主義者的幫兇，聖教會的叛徒。所以，儘管他們披着傳教士的外衣，竊據神職，他們祇不過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法利賽的黨徒！對這些東西，我們應該效法耶穌的精神，揭穿他們的偽善面目。

，痛斥他們的罪惡行為，並把他們趕出聖教會去。因此，教友們一致表示：上海市人民政府這一正確措施，不但為祖國和人民清除了隱藏的敵人，也幫助了我們純潔了聖教會，作為中國人民和天主教徒，我們應該對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對上海教友們的這一愛國愛教的正義行為一定全力支持。正是因為你們與國家和聖教會的敵人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上海天主教會才有可能由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使一向給叛徒們玷污了的聖殿，逐漸恢復了它的純潔與光明。

上海的神長和教友們，你們的鬥爭是正義的，是為了純潔教會，是奉了吾主耶穌的聖名而行的，因此你們會得到天主的護佑；你們的鬥爭是為了清除祖國的敵人，保衛祖國的安全，因此你們會得到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與反對侵略的正直人民的擁護與支持！

上海市的神長和教友們！繼續加強勇氣和信心，向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鬥爭到底吧！天津市全體愛國愛教的神長與教友，一定在一切方面支援你們，直到完全勝利。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八月四日

福州市天主教舉辦反帝愛國愛教展覽會

王白蓮

爲了提高廣大宗教徒們的愛國覺悟，爲了繼續深入開展宗教界的反帝愛國愛教運動，福州市天主教舉辦了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展覽會。通過三個多月的積極籌備，以及由於人民政府的支持和廣大愛國教徒的努力，展覽會基本上已籌備就緒，並擬定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十天內展出。

展覽會主要內容分爲三部：第一部是人民政府宗教政策部分，第二部是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罪行，第三部分是宗教界反帝愛國愛教運動。其中第二部分又分三小節，（1）帝國主義利用宗教爲名進行間諜特務活動，（2）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事業進行文化侵略，（3）帝國主義在天主教內組織反動「聖母軍」。

宗教政策展覽部分，陳列許多不容置疑的材料，是那麼令人信服解放三年來共產黨人民政府始終如一地貫徹宗教政策。從那些圖片中就可以

看出人民政府決不因爲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侵略和爲害我們中國人民而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同時也決不因保護信仰自由而容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利用宗教對我們偉大祖國進行破壞的罪惡活動。例如材料中指出人民政府解放三年來爲了保護正當信仰自由，爲了教會的純潔，會英明地將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趙炳文等驅逐出境，將天主教內企圖叛亂顛覆人民政府的反動組織「聖母軍」加以取締。可是天主教堂內神父依然可以做彌撒，愛國教徒和教會內的工作人員人民政府依然邀請他們參加代表大會裏來！教會困難，人民政府就免徵教會的房地產稅，頒佈處理教會財產辦法……使教會增加了收入。這些具體生動的材料，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歪曲共產黨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給予有力地打擊。

在展出內容的第二部分，是分了三小類展出的，而其第一小類所展出的是那些帝國主義利用

宗教進行間諜特務活動，例如陳列着帝國主義藉着不平等條約的特權，打着「傳教」「遊歷」的幌子到處拍攝本省沿海地形和軍事要港馬尾、三都澳等地的地圖和地形照片，有干涉中國內政一貫破壞中國人民革命的罪行證件，有勾結當地反動統治勢力壓迫農民奴役農民和鎮壓蕭仙一帶農民領袖黃濂等起義的罪證，有天主教在邵武的帝國主義盜竊我國文物，窺竊我國豐富礦藏的大批礦石；有帝國主義在解放前夕爲了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惡毒宣傳反動書刊；有企圖砲轟天安門謀殺我人民領袖及在本省福安組織反革命武裝的罪行證件。在其第二小類中主要展出了帝國主義爲了掩蓋它的侵略實質，消滅中國人民對他們侵略的反抗而惡毒地採取文化侵略的政策，他們以辦學校、醫院、救濟事業，以掩蓋他們帝國主義的活動，可是這一可恥的陰謀失敗了，福建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揭穿了這醜惡的罪行，假仁假義的面孔！在這些鐵的事實面前完全暴露無遺。例如這裏陳列着帝國主義在福建創辦育嬰堂大規模虐殺中國嬰孩的罪證照片，以及最近福州市北郊五鳳鄉馬鞍山（又名「奉教山」）農民羣衆揭發帝國虐殺嬰孩的「萬童坑

」和起掘出來的嬰孩大批屍骨，還陳列着帝國主義開辦醫院草菅人命的血腥罪惡……有帝國主義利用電影幻燈收音機散佈親美崇美恐美毒素的機械幻燈影片。

在其第三小類中主要展出了帝國主義不甘心它在中國的失敗在中國各地天主教會內組織反動「聖母軍」，企圖繼續與中國人民爲敵到底，妄圖顛覆我人民政權，但是帝國主義侵略陰謀注定要以可恥的失敗爲結束的！展覽材料中徹底地揭發了「聖母軍」組織不是一個宗教組織，完全是一個反革命爲目的的反動組織！同時也闡明了政府對「聖母軍」處理的英明方針政策。

在展出內容的第三部分是宗教界反帝愛國愛教運動。這裏的展覽材料，有力地說明了帝國主義最後一個侵略陣地也在廣大愛國教徒的覺悟提高的情況下開始崩潰；愛國教徒們在人民政府正確領導下戰勝了帝國主義種種阻撓破壞和欺騙。愛國教徒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裏和全國人民一道積極參加祖國建設和保衛世界持久和平的鬥爭。祖國在前進，新中國的教會同樣在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的今天正朝着光明方向前進！

南京教區愛國天主教徒代表慶賀 南京總鐸區全體神長學習歸來

秦景明

南京教區代總主教李維光暨南京總鐸區全體神長南京總本堂王性天神父、本堂范伯祿神父，呼玉琳神父，常州李玉符、楊隣德兩神父，鎮江李鐘達神父，句容袁意可神父，陶吳季少虛神父，丹陽張伯魯神父，花家渡崔學孟神父，戚墅堰魏天爵神父，和奔牛紀元凱神父等十三人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起，在江蘇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的領導和南京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的協助下聚集在南京市進行了一次反帝愛國學習會。

在這次學習之前，許多神父的思想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搞不通的問題，經過這一階段的學習包括閱讀文件，聽首長報告，大組小組漫談討論，大家在思想認識上都有了顯著的收穫，他們一致認識到確實有帝國主義分子潛藏在教會裏利用天主教進行着危害中國人民的間諜特務破壞活

動，對上海破壞獲了田望霖、林仁、翟光華、裴有文格壽平等間諜案，一致表示了書面態度，要求政府依法懲辦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並且又肯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和熱愛自己的祖國是我們愛國愛教的唯一的正確途徑，也就是我們每一個善良的天主教教友和全體神職人員應有的正義行動。目前南京教區的全體愛國教友爲了支持上海市教友的反帝鬥爭，也正在開展着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學習運動，由於這次南京總鐸區神長們的學習收穫，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南京教區反帝愛國的隊伍，對上海反帝鬥爭作了有力的支援，並且象徵着全國廣大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愛教運動要從勝利走向更全面、更徹底的勝利中去。

七月七日的下午，南京市各區教友代表爲了慶賀本教區的神長們學習歸來，假南京市天主教

革新運動促進會舉行歡宴，在座談會上首由主席孫持方代表了全市教友恭賀神長們這次學習勝利歸來，在他的發言中並盼望各位神長把這次學習的收穫貫徹到愛國愛教的行動中去。繼由神長們分別講出了自己對這次學習的感想和體會，李玉符神父說：「今天我們天主教徒的愛國行動落在了廣大人民的後面，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我們通過了這次學習，一定要堅強的帶領着教友們朝着反帝愛國愛教的道路奮鬥前進。」李維光代理主教說：「親愛的神父們：堅強起來吧！趕快跟着政府與廣大教友一齊走，決不能再等待了。並希望各位把這次學習的收穫帶給各堂口的教友們，幫助他們加強反帝愛國愛教的認識，我們要在自己的崗位上拿出具體的行動來，這樣，才對得起良心，對得起祖國，也對得起天主。」王性天總本堂說：「過去有幾次我對教友們態度不好，甚至諷刺譏笑，今天我認識這是影響了團結，我對大家表示抱歉。談到這次學習，承蒙政府的指導和促進會的幫助以及教友們常常來信關懷我，鼓勵我，真令我感激不盡，今後我決定不負政府和教友們對我的期待。」李鍾達神父說：「解放四年來，祖

國已經迅速的改變了面貌，我七十多歲的人，從來也沒有看到祖國像今天這樣的可愛，這些又都是天主所喜悅的，今天我是睜準了，我們要堅決的跟着李代主教和王總本堂朝着反帝愛國愛教的方向走，保管沒有錯。」袁意可神父說：「過去我不相信人民政府，懷疑政府的宗教政策，通過了這次學習，糾正了我過去許多錯誤的思想，今天政府果真不要我們天主教存在，那不是很容易嗎？爲什麼還這樣的耐心地在幫助我們呢？我體會到政府確實是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我又認識到促進會真實是爲教友熱心服務的組織，領導教友所做的愛國愛教工作都是符合天主聖意的，今天我已經去掉了思想上所有的不必要的顧慮，我要感謝政府的照顧和幫助以及教友們的關懷和鼓勵。」崔學孟神父說：「從前我對教友們講道理，從來沒有談起過『愛國』兩字，這是由於從小受帝國主義的毒素過深而造成的，記得抗戰時期，農村裏的僱軍和反動派的隊伍時常唱着：『情願接日本鬼子一把掌，也不願聽共產黨叫大娘』，過去我聽信了這樣的反宣傳，所以始終仇視共產黨，認作他們是要消滅我們天主教的，解放四

年所見到的事實，尤其是通過這次的學習才認識到共產黨的真正偉大！今天我還認識到反帝愛國是符合教義的，帝國主義勾結反動政權把我們的祖國搞得那樣貧困落後，把聖潔的教會搞得如此烏烟瘴氣，善良的教友們自然不能容忍的，爲了保衛祖國，純潔教會，就必須貫徹反帝愛國的實際行動，沒有實際行動就如同人沒有了靈魂，所以我保證把這次學習的收穫廣泛的傳達給教友們並進一步貫徹到愛國愛教的實際行動中去。」魏天爵神父說：「可惜我們教會裏還有少數思想落後的人，經過上海這次揭發帝國主義的種種罪惡事實，我相信：他們也該清醒過來了！今天我們神職人員就應該在傳教的崗位上與教友團結起來，爲反帝愛國愛教的徹底勝利而努力向前，才對得起政府的照顧和廣大教友的愛戴。」紀元凱神父說：「反帝愛國愛教運動的熱潮如同晴天霹靂，震動全國各個教區，沉重而有力的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然而對祖國人民和廣大的天主教徒正如同一場吉雨，病害蟲被肅清了，新的生命滋長起來。今天，爲了建設祖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我們要堅決跟着李代主教走，爲搞好反帝愛國愛教工

作而努力」。張博魯神父說：「經過這次學習，消除了我們過去所有的懷疑，現在我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手段是陰險毒辣的，我們是中國人，有熱愛祖國的熱血，我們決不能忍受帝國主義者繼續來剝削和壓迫我們，因此我們就要立刻行動起來」。呼玉琳神父說：「這次學習使我思想上對政府的宗教政策加深了認識，消除了與愛國教友間所存在的距離和意見，今後我要和廣大教友真誠的團結起來爲熱愛祖國和教會而努力」。李少虛神父說：「這次學習，主要的就是進一步認清「反帝愛國」的真意，我也和其他的神父一樣是有很大的收穫的，爲了鞏固和擴大我們的收穫，今後我決心加強學習並做好反帝愛國的實際行動。」

最後由各區教友代表陸續發言，大家一致認爲祖國人民和廣大教友的反帝愛國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任何帝國主義的破壞陰謀都要被碰得粉碎，我們天主教徒今後一定要和廣大人民更緊密團結在一起，必定要把這一次的反帝愛國鬥爭貫徹到底，懇切希望每位神長們堅決地站在愛國教徒隊伍的前面，帶領着教友朝着愛國愛教的道路上勝利前進！

續伊索寓言

伊索作。明達註

狼、羊和獵人

從前有一個狼，在村子裏吃

了好幾個人。村子裏的獵人們聯合起來，拿着弓箭刀槍，想把狼抓住打死。狼看見人多，嚇得往

山裏跑。在山脚下，遇見了一羣羊。狼趕緊披上了一張羊皮，鑽到羊羣裏去躲避。獵人們眼看着他鑽進了羊羣，就走進羊羣去搜捕。這時，狼就向那些羊說：

「不好了，弟兄們！看見這些拿刀拿槍的人了嗎？他們是想把咱們消滅掉！」

許多羊聽了怕得很。狼看着

牠的話生了效，接着又說：「弟兄們，團結起來抵抗他們吧！要不然，咱們都得死！」

這時，一隻羊走了過來，一把把狼身上的羊皮給揭了下來，說：

「滾你的吧，別來欺騙我們。我們也沒吃人，人們爲什麼要消滅我們呢？」

狼見牠的詭計已被揭穿，嚇得臉色蒼白，混身哆嗦。獵人們

走過來，用繩子把狼捆起帶走。羊羣又安靜地在山下吃起草來，陽光照在牠們身上，怪暖和的！

(註) 惡人幹下惡事，自知

掩蓋不住，便要煽惑好人給他當擋箭牌。「滿口「教養」，「致命」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所走的正是這條路。

鄰人

惡霸和老實人住了鄰居。

惡霸總想謀奪老實人的家屋，可是總也找不到機會。有一天，他看見老實人吃飯不用筷子，用調羹，他就跑了過去，把老實人打了一頓，並把他趕了出去，把他的家屋霸佔了去。

老實人到衙門去告狀。衙門的官把惡霸傳了去，問他：

「你爲什麼欺侮老實人？」

「因爲他吃飯不用筷子，用調羹！」惡霸說。

「他用他的筷子，與你有什麼相干？官說。

「大人，您不明白，我怕受了他的傳染。如果我還容忍他作我的鄰居，慢慢的我也不用筷子了！」

（註）想侵略人、欺侮人的，總要找一個荒唐的藉口。

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各弱小民族，藉口人家落後，不懂「美國生活方式」；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的帝國主義分子，同樣的把帝國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口號，再偽裝上教義，拿來反共、反政府、反人民。其實，人家用調羹與你有什麼相干？

「使臣」

很多年以前，波斯國的國王派了一個使臣到了中國。這使臣

在北京住下之後，每天吃喝嫖賭，無所不爲。有一天，他在街上殺了一個百姓。

北京城的官吏聽到這事，趕緊報告了皇上。皇上命令把這使臣抓來。不一會兒，這個使臣俯伏在金階以下。皇上一見，大怒，吩咐御前侍衛：「把這個兇手綁出午門斬首！」

「陛下！」波斯國的使臣大喊道，「您不能殺我！」

「爲什麼？」皇上怒氣沖沖地問道。

「我是代表波斯國的國王的。您殺了我，豈不等於殺了做國的國王？」狡猾的殺人犯強辯着。

「我問你，」皇上說，「你們國王派你來是做什麼的？」

「代表敝國國王陛下向陛下致敬，表明敝國國王陛下對中國皇帝陛下和您的臣民的友好！」

「會命令你殺中國人了嗎？」

「

沒有，不過……」殺人犯無話可說了。

「那末，」皇上說，「你所做的已超過你應做的範圍了！」

「……」殺人犯無話可說了。

過了一刻，這殺人犯的首級落在了午門外的石頭甬路上。

（註）兇手企圖逃避懲罰，拾出他的「使臣」身分來；與帝國主義分子們企圖逃避懲罰，拾出他們的「神長」、「神權」身分來；又有什麼兩樣？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請 衆 信 友

蔣路濟亞

(五十八歲，河北昌黎人)

王老拐佐

(五十四歲，河北寶坻人)

張若翰

(六十一歲，北京人)

羅類思

(四十七歲，遼寧營口人)

傅瑪利亞

(七十二歲，江蘇鎮江人)

于若望

(五十九歲，江西南昌人)

王瑪大肋納

(六十二歲，湖北孝感人)

爲 彼 祈 求

外地教友注意：來函報告新亡者，務請寫明亡者年齡、籍貫！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發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稿件請寄天津五區西寧路九號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場編輯部。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四十九期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

編輯兼 天津市天主
出版者 教革新運動 促進會

(天津五區西寧路九號)

印刷者 天津通俗出版社印刷廠
(天津一區和平路二五九號)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六	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萬二	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萬四	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